

大清官场

张军◎著

揭
看
乾隆朝贪污大案件之权谋黑幕
三百年官场潜规则之极致运用



文匯出版社

大清官場



图书再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清官场 / 张军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06. 2

ISBN 7-80676-973-0

I. 大... II. 张... III. 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07203 号

大清官场

作者 / 张军

责任编辑 / 闻 之 特约编辑 / 高海涛

装帧设计 / 灵动视线工作室 陈 静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(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编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 /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/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/ 640×940mm 1/16 字数 / 240 千

印张 / 17.5 印数 / 1-10000

ISBN 7-80676-973-0/I·178 定价 / 22.00 元



—

乾隆四十七年，农历正月二十八。

直隶武邑县的早春仍然寒意未退，刚发芽的柳条在阵阵寒风中瑟瑟发抖。铅灰色的云布满了天空，虽是巳时（上午九点以后）了，天色仍显昏暗，渐渐像撒白面似的下起雪来。

雪时断时下，倒也不十分大，街道寂寂，绝少行人。但城里一家不大的茶馆却十分热闹，雪天寒地，正是围炉清谈的好时分。茶馆内摆着十几张方桌，最靠里的一张桌子，围了五个人，一边品茶一边眉飞色舞地高声谈论着些奇闻异事。周围的几张桌子也三三两两地坐了人，很感兴趣地竖着耳朵听。

坐上首的是一个瘦子，他把身子一仰，大声说道：“李大哥方才说到朝廷有站班之象，咱们老百姓能看到大象出来站班也算是开眼了。但五天前，我在北京时却亲眼看见一头大象死在西长安街，你们谁有这个眼福？”

左首穿黑棉袍套着青黑背心的李大哥不服气道：“大象又不是什么神物，不过是个畜牲，死又有什么奇怪的？”

瘦子听了这话，不高兴地摇摇头道：“李大哥说错了，那大象真是通人性，甚至比人还要知礼。那日我路过西长安街，只听得锣声当当地紧着响，行人都靠了边。见不远处十几个内府的人带着四头大象走过来。走在后头的那头象，好像是病得不轻，走路一摇一摆的，走三步歇一会儿，向紫禁城走着走着就卧倒了，恁是赶象人怎么催也不起来。过了好半天勉强站起，先向北跪了下来，磕了三个头。然后复向西



跪，又磕了三个头。磕完头，就仆倒在地死了。据赶象人说，此象向北拜是谢皇恩呢；向西拜是不忘所生之地。这大象可不是一般的畜牲，真是灵物啊。”

“那死的象是不是叫做‘陶罕董’？”靠门的一个山羊胡子问。

“是啊，北京象房里三十多头象个个有名，供奉如五品官。过得比咱们还好呢。”

山羊胡子又道：“我虽未亲眼见，但也听说，那‘陶罕董’死后，太医院验出有象黄，这么大，”他啪啪地拍着桌子，得意地说，“重有三十多斤呢。”

众人啧啧叹着。那瘦子还要说些什么，却听外面哐当一声，又有人噉的吼了一嗓子。众人都扭了头伸长了脖子向外瞧。

对面是一个衣肆，名为聚胜，是当地有名的衣店，地方官与富商都爱来这里买成衣或订做衣服。只是正月里生意正是淡季，又可巧遇了雪天，门前更是无人。大家只见一个穿着补丁擦补丁衣服、四十多岁的乡下人跌倒在地，旁边两个粪桶，一立一倒。倒了的粪桶倾出的粪便将聚胜衣店的台阶糊了黄黄黑黑的一大片，还微微地向上冒着热气。所幸粪桶内粪并不多，只污了两节台阶。看来是这个乡下人走路不小心，恰恰在人家衣店门前滑倒了。

门里站着一个人，胖子，肚脯向外翻着，眼小如豆，嘴大如盆，穿着深蓝熟棉袍，外罩锈金大袄。这胖子指着乡人大骂道：“好你个王八杀才，可可道路这么宽，怎么就偏顺我们这个边走？你这一跤倒跌得正，不拭干净了你甭想走。”边说边从台阶绕下来，抡了巴掌想打，但一闻那乡人一身的气味，又退后两步，只是跳着脚骂。

乡人爬起来，先是一个劲地作揖，然后又去街当中抓了两把土往泼在台阶上的粪上撒。

“用土不行，脱了你的衣服，给我擦干净。”



乡人又作揖道：“得罪老大哥了，只是这天气忒冷，家又远，我没了衣服怎么回去？家中也只就这一身老棉袄，还指望穿着它过这两个月呢。”

胖子向铺子里喊道：“你们还在里面挺尸么？杨二、苟大你俩给我滚出来。”只见两个衣铺的伙计像见了兔子的狗似的，一头从铺子里直冲出来，跳下台阶揪住乡人的衣服就往下拽，“这是我们外铺二当家的，‘大哥’也是你这等人能叫的么？快脱了衣服给我们擦干净台阶。”

这时茶楼里的茶客大多赶出来看热闹。几个胆小的站在茶馆门口隔着马路往这里瞧，胆大的围拢在衣店门前。刚才在茶楼里说得得意的瘦子又说话了，“掌柜的，您听我一句劝，瞧这冰天雪地的，您就积个德，让这老头子弄点土，弄点雪，再用一些水把台阶弄干净就行了。把人冻着可不是玩的。”

二当家斜着眼瞪了这人一眼，“去去去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。我家门口的事自有我家的规矩。”

李大哥不乐意了，骂道：“还真没王法了呢，弄脏了你家门给你家弄干净就是了，怎么非要逼出人命来怎么的？”

胖子二当家尚未搭话，山羊胡子一捅他，将他拉出人群道：“你好大的胆子呀。”

李大哥不解地问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你是北京来的还不知道这里的形势。这家聚胜店可不是一般的铺子，上连着天下扯着地，背景深着呢，听说宫里都进过人家的衣服，道台老爷都请他们总掌柜吃过饭，就是咱们武邑的县令也要让他们总掌柜两分。你这么和他闹，不怕他告了这里的大当家的，拿了片子送你进衙门？”

李大哥一听，气势先泄了七分，但仍然忿忿地小声嘟囔道：“难道就没王法了么？难道就没王法了么？”



却听那边胖子二当家还在说：“不是我欺负你乡下人。你既然担着粪，就应当小心走才是，怎么偏就要靠了这边走，怎么偏就跌在我们店门口？你若还死赖着不扒了衣服给我擦干净，怕我不打死你！”

这时那乡民的破棉衣已经被店伙计扒了下来，扔在台阶的粪上。乡民就只穿了这一件棉衣，里面什么也没衬，光着膀子低头用自己的破衣服去揩那粪。几滴泪珠落在那件破衣服和粪上。

寒风一阵阵吹过，众人都觉的脸上刀割似的难受。那乡民浑身抖得像在打摆子，身子蜷成一团，伛偻着干活。

“可怜见的，真是作……”山羊胡子叹着气，话说了一半又不敢出声了。周围人也窃窃私语，叹着气却不敢再说话。

那胖子却仍然不满意，指点着：“用点儿劲，你也算是干苦力的，怎么不会使劲了？”

“衣服已经脏了，怎么能擦干净呢？弄脏人家的门面让人家怎么做生意呢？再把裤子剥了，要擦得干干净净才行啊。掌柜你看怎样？”一个一直站在后面看热闹的人沉沉说道。

胖子一听乐了，扭头看那说话人，见他五十岁上下年纪，中等个子，面白须黑，长相清瘦爽洁，一双长方眼又黑又亮，穿着一身灰不溜秋挂了茧缎面儿的棉袍，里边露出套扣藏青色背心，脚下一双木底黑呢千层底鞋，戴一顶瓜皮小帽。光看衣服，瞧不出是什么来头。胖子点点头道：“这个老头子倒是个讲道理的人，就依老头的話了，你把自己的裤子也剥了去吧。”

两边的伙计叱咤一声，那乡民只好又哆哆嗦嗦站起脱了棉裤。

李大哥实在忍不住了，指着胖子道：“那人不过是个农夫，又没什么大错，何必凌辱至此？你看他已经够可怜的了。”

那人微微一笑：“此言差矣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污人门阶，自当擦干净，这有错么？你看这家掌柜的已经气得要命，这个农夫不这样



做，怎能让他消气？”

胖子听得眉开眼笑，连连点头。

再看那乡民浑身冻得发白，雪落双肩，都快僵成一块大冰坨了。刚才那说话之人又道：“掌柜的，这天可冷啊。”

胖子不知是什么意思，随口答应一声。

那人又说：“你看这农夫已经冻得不成样子，恐怕回不到家就会冻毙于道。就算你不怜惜此人，难道你不怕吃人命官司么？”

胖子冷笑：“在武邑县还没有我刘二爷怕的事。”他想想又问道：“依你要怎么办？”

“这里既然有现成的衣店，”那人指指乡民，“你进去取两件衣服穿上。”

“你敢？”胖子气得倒乐了，“哪里蹦出来的妖精？你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瞧瞧这店名！打听打听这店是谁家开的？”

话声未落，不知从哪里窜出五个大汉来，架着那乡人进了屋。其中一人道：“我们老爷叫你挑，你就挑。还怕我们赔不起么？”

胖子听这话似乎老头子要买衣送那乡人。想是那人要做好人行善，既是来了生意，倒不去阻拦。

周围人听得也像这个意思。倒觉得有些错怪这人了。再仔细看这人带着的五个家仆，个个五大三粗，衣着也光鲜，都道他是有钱的买卖人。

乡民犹犹豫豫地挑了一件灰布单衫，那人道：“单衫非应季之衣，换一件厚的。”

乡民诚惶诚恐，面露感激之色，取了一件絮袄、一件夹裤，正准备穿在身上。那人又不高兴道：“此时天寒地冻，这样的衣服岂能御寒。我看那边有一身裘皮衣服，不如换了那衣服才暖和。”

围观的众人都不约而同啊呀呀地叫起来。那一身裘皮衣服，价值



不菲，没有七八两银子买不下来，是普通人家三四个月的收入。众人一听生意人要赠乡人这么贵重的衣服，都有些摸不着头脑。若说是可怜这乡人，略尽人情，也用不着送这么贵重的衣服，而且白白便宜这胖子做成一桩好生意。

生意人让乡人穿了衣服挑着担子先走。乡人趴在地上砰砰磕了两个头，颤声道：“全托善翁施恩，我这贱命才能留下来，您可要留个名字，让我全家都记在心头。”

生意人哈哈大笑道：“你快快走吧，此衣本当你得，我亦非施恩。日后，也不要从这里过了，当心这里有恶狗伤人啊。”

乡人千恩万谢挑了粪桶走了。待那乡人渐渐看不到了，生意人道：“我们也走吧。”说罢向不远处一辆马车走去。胖子一把将他抱住，大声叫道：“别跑，掏了银子再走。看你就不是好东西，想在这里耍老千啊？”

旁边上来一个高个汉子出手一掰将胖子拉开，训道：“好大的胆子。”

“你才好大的胆子，关公面前耍大刀，黄鼠狼洞前放屁，你自找麻烦？不给你们点颜色瞧瞧，你不知道马王爷长着几只眼？杨二、苟大——”

胖子叫了两声没人应，回头看两人早就没影了。高个汉子脚下一绊，胖子摔了个大屁股墩。哎哎呀呀地刚叫了一声，只见十几个店伙计从成衣店里冲了出来，手上拿着顶门杠、烧火棍，那苟大冲在前头口里大叫着：“反了你们，反了，反了！”

生意人指着苟大道：“怎么，皇皇天日，太平盛世，你一个小小的衣铺子就敢反了大清江山不成？”

苟大知道自己喊错了，吓得住了口。但手脚没停，大棍一甩，冲了过去。看热闹的纷纷躲避，一瞬间跑了个精光。远远站在茶馆门口，干喊着劝架。



这生意人带的五个人可都是练家子，晃开膀子，连冲带打，没几个回合就把十几个人都放倒下了。胖子跌坐在地上连哭带闹：“遭劫了，给我喊人去，给我叫兵去！”

可巧，正喊着遭劫呢，路东走过来一队绿营兵，约摸二三十号人，排着队，为首的骑一匹大马。听着这里喊抢劫，又见噼哩啪啦打成一片了，指挥着营兵就冲过来。

胖子远远一眺，见是熟人，兴奋地叫道：“王爷，别让这些人跑了，都给我抓到大牢里去！”

绿营兵毕竟是经过训练的，手里又拿着真刀真枪，生意人带来的随从没敢乱动，任由他们绑住了，生意人也被两个人按住。那马上的人掣了马往前走了几步，叫道：“青天白日的，竟敢抢到城里来了？老子看看这人是什么德性，长第三只眼了么？”

待近了，他看了看生意人，突然哎呀叫一声，跌也似的从马上直滚下来，跪在生意人前面道：“是窦大人到了。小的王义录给您请安。下官有眼无珠，没认出大人来，望请恕罪。早就听说您要来，怎么没派人到我们府衙里知会一声？”

抬头看，那些兵丁早已经愣住了，僵站着个个如木雕一般。王义录站起来，照着还按着窦大人胳膊的一个兵丁就是一巴掌：“老子都跪下了，你们还不给我全都趴下。”

二三十号人急忙忽啦啦都跪下一片，个个心中忐忑，不知是惹了什么来头的“大人”。

这位窦大人就是窦光鼐，字元调，山东诸城人。说起窦光鼐，这个人在朝中可不是等闲之辈。他自幼好学，颖悟过人，童试、乡试皆列榜首，故有神童之誉。头一次进京赶考就拿了一个探花在手，官授翰林院编修。当时他只有二十二岁，可谓少年得志。论起学问来，朝中四十年来能出其右者寥寥，乾隆皇帝虽然对此人不怎么感冒，但一提到他的



学问来也是常常夸赞有加。窦光鼐参与过《日下旧闻》、《四库全书》的编撰，留下《东臬》、《东臬诗赋集》、《应制集》、《省吾斋稿》等传世之作。要说凭他的学问，凭他的才能，再凭着这几十年来的资历，再慢也该升入军机宣麻拜相了。但窦光鼐天生是一个倔巴头，用乾隆的话说：“真乃难浊之流也。”窦光鼐刚到翰林院，先是频频诤难长官，后又与到翰林院讲学的礼部侍郎王文韶当场辩论不休。这官场到底不像学场，第二年正逢官吏大考，窦光鼐虽有满腹经纶，竟然被列四等，罚俸半年。

幸而乾隆皇帝早就知道窦光鼐的学问，四个月後亲自点名将其擢升为左中允。窦光鼐虽然一入官场就吃了个小亏，仍然不改秉性，所以熬了二十多年，也只是一直在三四品官阶上打转转。而许多不如他的同年们早就登上了这个台阶，有的甚至成了一二品大员、封疆大吏。

窦光鼐曾经担任监察院左副都御史，虽然只是个四品官，但权力是相当大的。后却因与刑部会议某个案子时，又同大学士来保、史贻直、协办大学士梁诗正当庭吵了个不亦乐乎，有出语伤人之嫌，被革职留任。后来，他在担任顺天府府尹时（正三品官）又因捕蝗的事，与直隶总督杨廷璋闹矛盾，再次被革职留任，官阶降为四品。屡起屡落的官场经历足见其性格之耿直。

不过，这一次窦光鼐路过武邑县时，却正是他官场再度春风之时。就在前不久，窦光鼐又一次被提拔上来，成为吏部侍郎兼浙江学政。这是正二品的大官，小小的一个武邑县岂敢怠慢。说来也巧，王义录虽然只是个正七品的绿豆小官，根本无缘与京中大官相识，但窦光鼐在顺天府做府尹时，王义录恰巧在府里当过差，自然认识他。

王义录进前一步道：“大人，请问那个狗胆犯上的王八羔子刘二胖子怎么办？”

“刘二胖子？”



“就是刚才跟您过不去的成衣店二当家。是不是要拿到衙里审一审，关到狱里几天？”

“噢，他虽然欺侮乡民，但已经以物抵罪，不必再治罪了。至于冲撞本官之过，也一并免了。”

王义录本想招呼刘二胖子过来谢罪，回头看时，刘二胖子早就跑得不见人影了，急得他连忙招呼绿营兵去抓刘二胖子回来。

窦光鼐道：“算了，算了。我还有事去你们县衙，不在这里耽搁工夫了。”

王义录殷勤道：“大人初来本县，不熟识路，卑职给您在前面引路。”

窦光鼐道：“不误你出差了，也用不着！我识得路。”

窦光鼐点点头，上了马车，渐渐走远了。

好一会儿，刘二胖子不知从哪里钻出来，一出来就指着王义录道：“好你个王义录，不给我说上两句好话，还紧着把我往衙里送啊。平时白喂了你一肚子肉。”

王义录笑嘻嘻道：“这是个过路神仙，过一天就走啦。关你一天让他消消气也就罢了。若他自己不忿气，跟王知县一说，叫了衙役弄了你去，可不知要在堂上受什么罪呢。”

“那你还骂我什么王八羔子、狗胆又是怎么回事？这词你也敢往你家刘二爷身上安？！”

“不过是为窦大人消气，为你消灾罢了。要不然窦大人能这么容易饶你么？”

刘二胖子恍然大悟：“还是您想的细。”又问：“这个窦大人是什么来头？”

“有名的窦元调你不知道？现在是二品大员，皇上跟前儿的红人。你小子今天算是躲过一难，以后必定有后福呢。”



刘二胖子舌头伸出老长，大冷天竟没感觉到凉：“好家伙，没想到我祖坟冒了青烟，店里迎来了一个大主顾。今天这场虚惊可算没白受。”

二

窦光鼐来到武邑县县衙。早有人报了知县。知县带着县丞、典史和两个主簿以及三班衙役早早的就迎了出来。

知县姚成文隔着老远就大声道：“不知学政大人驾临本县，有失远迎，让您劳累了。”说话已经走到跟前，倒身就拜。窦光鼐一把托住道：“我穿着便服，天又下着雪，礼就免了吧。先进你的县衙再说。”

姚成文一声招呼，有人抬过轿来。

窦光鼐摆手道：“已经不远了，换来换去的也麻烦。况且雪天坐着车也比轿子方便。”

姚成文无话，和众人簇拥着窦光鼐来到县衙。

听得两声炮响，正门打开。窦光鼐等人一路进了西花厅，换了衣服，坐下喝着热茶。姚成文和县丞陪在下座。

姚成文搭话道：“前一阵子就听说大人放了浙江学政还带了吏部侍郎的职位。本以为是要一路驿站相停，大张旗鼓直下江南的，怎么只带了几个亲随来到鄙县。难道是鄙县出了什么事？”

窦光鼐笑道：“不是。皇上嘱咐我顺路观察民风、考察官吏，随时上奏，本官自然不敢走马观花，便装私访比坐在轿子上的所闻所见要真切得多了。”

姚成文等人点头称是。



窦光鼐又道：“听说总兵刘镇涛要到你们县来练兵。怎么没有来呢？”

姚成文道：“本是今天就能来的。但因前些天旱得严重，怕宿麦受灾，本省总督方观承大人要亲自下来体察民情，半路叫了刘总兵去。可巧，昨天晚上天就阴了起来，今天就下起了雪。这灾情一减，可能刘总兵很快就会来的。大人若不嫌弃，可在下处歇上两天。”

窦光鼐笑道：“本来没什么事。恰巧刚才碰到绿营里的王义录，这个人以前跟过我，用得惯了。眼下我去浙江跟前缺几个得用的人，就想和刘镇涛说一声，问他要人。另外，我去年借了他一百两银子，本想在余杭就还了他。但他走得倒快，等我追到这里，他却又没有来。”

县丞梁必胜笑道：“两件事都好办。您亲笔给刘总兵或方抚台写一封要人的信，我们派快马送去，两个时辰就可见回讯。至于银子，我们都知道您是个两袖清风的大清官，凑这些银子也不容易，我们就代您还了吧。”

窦光鼐脸一沉道：“既知我是清官又何出此言？我平生不取无名之钱，难道你要用此银污我名节？既然清官凑这些银子不容易，难道你又容易？你又算是什么官？”

梁必胜吓得脸色苍白，急忙离座扑通一声跪下道：“下官怎敢取不义之财……”

这时门帘一挑，一个大高个子走进来。此人瘦长脸，青金石顶戴耀着火盆似的光，九蟒五爪袍，套着猛虎补服，雪白的马蹄袖翻着，正是总兵刘镇涛。此时，县令姚成文也跪了下来。刘镇涛惊讶道：“怎么窦大人到直隶来审官问案来了么？姚成文和梁必胜这两个家伙犯了什么事？”

窦光鼐道：“你们起来。本官不会怪罪你们。只是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。”又站起身和刘镇涛见礼，然后道：“你来得正好，我还要问你



要一个听差的呢。”

刘镇涛与窦文鼎是老相识了，大声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你要谁？”

窦光鼎提了王义录的名字。刘镇涛一口答应，让手下人立刻赶到保定去办签票。窦光鼎又掏出一百两银子的银票还他。刘镇涛知道他的脾气，也不推辞，拿了随手塞到袖子里。又问：“听说这里有家成衣店掌柜的叫刘二胖子跟您撒泼，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？我去叫人把这只胖狗儿拿到这里。”

窦光鼎道：“莫去。此人已经叫我治过了，费了他几两银子。凡事都要讲个理字，不要无端以官势压人。”

刘镇涛大笑道：“老哥还是改不了一个迂字。”

“不过，我听说这人还有些来头，在本地势力不小啊。”

刘镇涛摇摇头，转过头问姚、梁二人：“你们知道这人么？”

梁必胜刚才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，这回想将功补过，抢着道：“刘二胖子并没什么来头。但他们掌柜的名叫陈凡亮，陈凡亮的哥哥叫陈凡莢，在和亲王府里当内府二管家。陈凡莢又和福岂是拜把子兄弟。”

“这福岂不是福崧的弟弟么？”

“刘大人说的不错。”

“这福岂也是朝廷的堂堂四品命官，和那些奴才们拜什么把子？古代有个姓颜的先生说得好，和好人住一块儿，就像进了花店，时间长了自己也香了，和小人住一起，就像进了鲍鱼店，时间长了自己也就臭了。福岂和这些人称兄道弟的，怎么能学好？”

窦光鼎点点头道：“这是颜之推说的，‘与善人居，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自芳；与恶人居，如入鲍鱼之肆，久而自臭也’。孔子亦曰，‘与善人居，如入兰芷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，则与之化矣；与恶人居，如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，亦与之化矣’。”

“我就佩服他哥福崧。吴大人（福崧虽为满人姓乌雅，但也有汉姓，



姓吴)可谓文武兼备。说起武的来,要数当年宁夏、甘肃回回苏四十三叛乱时,吴将军第一个冲进贼巢华林寺。当时枪声四起,乱箭齐飞。吴将军顶戴上的花翎被火枪的流弹击中,帽子都被打掉了。两旁随从都吓了一跳,他兀自岿然不动,沉着指挥,仅用两个时辰就攻下了华林寺。论文的也不含糊,前两个月刚刚查完王賈望在甘肃弄的什么米捐案。三个月摘了两百名贪官的顶子,砍了一百多人的脑袋。甘肃之风为之一变。连皇上都发了明旨夸他办案雷厉风行,严察明断,实心任事,让百官都学他的样呢。不过,像我这样的大老粗,再怎么学也难赶上吴大人呀。”

窦光鼐道:“福崧也不容易。这次甘肃米捐案,他办的官员不少,功绩也不小。但拔出萝卜带出泥,谁没有个三亲六故、通家好友之辈,臭气相投、沆瀣一气之流。他是砍了一百多个贪官的脑袋,但也砍在这些入千丝万缕的人事关系上,惹下的人以千计数。这些人中有些有权势的,岂能让他好过?你是三四个月没进京了,虽然当今圣上对福崧仍然信任有加,但目前京中的形势却对他不利呀!”

刘镇涛一拍大腿道:“奶奶的!杀他娘几个贪官还能惹下这些麻烦事,幸亏老子干的是练兵打仗的买卖,省了操心这些麻烦事。”

三

武邑县的雪仍然是稀稀的下,但此时北京的雪却愈下愈大了。雪片如鹅毛般漫天纷飞,风助雪势,天地间白茫茫混混沌沌一片,劲风咆哮着扑到人们身上,雪片打得行人的脸上生生的疼。刚过申牌时分,一队轱辘车慢慢沿着笔直向北的驿道,朝着北京紫禁城南的宣武门行去。



车队只有三辆车，一辆骡车、两辆轿车。八个戈什哈一律披红色的油衣骑马随行护车，马蹄踏得泥花四溅，车轱辘咕噜噜的响着。只见第二辆轿车乌银钹金丝饰轅，景泰蓝圆帽包头，黑羊皮条纳相眼绿呢车围，万字云头泥金线帷子下面镶一圈红呢——俗称所谓“红围子车”，只有二品及以上官员才有资格坐这种豪华大车。福崧此时就在这辆轿车中。

他先是以从二品的身份在甘肃跟着总督勒尔谨平了苏四十三之乱，得了皇上御赐花翎，接着在甘肃和李侍尧查出清朝第一大贪案，所亏银、粮共计三百万两，另查出赃银五百万两，又得了皇上明旨夸奖。福崧这一段时期办事可谓顺风得意，正处在官场上升时期，本该是心情极好的。但他却无论如何高兴不起来。

福崧走到山西的时候，京里就已经有人给他报信了。北京城中早已是火药味十足，听说有御史奏本参他，但被圣上留中不发。不过，这也许只是京中一场大纷争的开端。

甘肃大案，他杀的人太多了，他惹的人也太多了。虽然有乾隆的支持，虽然有李侍尧为他打气。但李侍尧远在甘肃作总督，远水又能解多少近渴？而乾隆作为皇帝，帝心难料；目前京中是如何形势，他又不好把握。

福崧一手撑着平金软棉垫套子，一手撩开车帷远望，见苍白的天穹已经发了灰，但远远的还能看到宣武门影影绰绰高大的城墙。他想起临走的时候，是从北京城北德胜门走的，为的是图个得胜的好口彩。这一次回来，他没有走大道从正阳门过，却要走宣武门。福崧是希望从宣武门外的菜市口过一过，看一看这个京城杀人的刑场，想一想他因处决近百名贪官污吏而把自己变成出头的鸟儿、出头的椽子是否值得。

从北京走的时候是乾隆四十六年夏五月末，转眼已经半年多过去了。当时吏部任命他为福建布政使的文书刚刚下来，甘肃苏四十三就